

乡村记忆

秋来北乡玉米黄

刘世俊

童年时，爸爸妈妈们在生产队，上山下地收种庄稼，小脚舅姥姥托管我们第二生产队十几个娃娃。没文化的舅姥姥会出谜语让我们猜，有一个谜语给我的印象特别深，“一物长得真奇怪，腰里长出胡子来，拨开胡子开一开，露出牙齿一排排”。小伙伴们都知道谜底，指着大伯家的大闺女说，玉米姐姐笑得真好看。

莱阳北乡把玉米叫苞米，听老家人说南乡人叫它棒子。说起嫩玉米，以前农村人基本舍不得吃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是农村人的主要口粮之一，玉米粉可做的食物很多：玉米糊、玉米饼、玉米汤圆。玉米粒则可以做爆米花，这是那时候必不可少的主打年货之一。而玉米秸秆可以烧火、喂牛、垫猪圈。玉米，这田间地头最普通的农作物，朴实地奉献出全部自我，哺育着世间的生灵。

北乡大伯家里，我有三个姐姐一个弟弟。没有多少文化，豆大字识不了半袋子的大伯，给孩子起了个非常乡土味的名字，大姐叫玉米，二姐叫穗子，小三姐叫粒粒，小弟叫领粮。家有四个“玉米孩”，心中不慌肚子不饿，美好的生活就在眼前。乡下人都说大伯饿怕了，一头扎进粮食堆里了。

大伯有着美好的梦想，老婆孩子热炕头，玉米饼子就咸鱼，这就是广播里天天讲的幸福美满生活。黄灿灿香喷喷的锅贴大玉米饼子，成了大伯最向往的幸福生活，活生生演绎到四个儿女的名字上。

老家北乡地处山区丘陵地，有着“八块地一亩田，三块地烙张饼”的说法。地块小且砂粒土质，坡下好一点大一点的地，队里留着种玉米，玉米可是乡下人眼里心中的好粮食。

从我记事时起，生产队每年都种玉米，多则百十亩，少则五六十亩。那时，人们种植玉米单纯依靠人工点播，效率很低。遇上墒情不好，就会欠苗，欠苗就得补种，不但耗费种子和时间，而且会误农时，影响收成。种子吮吸着土地的温热与醇香，从泥土里醒来，铆足劲儿生长。青苗长到二十多厘米高，就要间苗定苗了，把苗壮的、间距均匀的留下，其余的都要拔除。都是自己精心培植的种苗，现在要像拔草一样拔除其中的一部分，心疼是难免的。庄户人家知道，自己必须做出取舍，因为这是丰收的保证。

玉米在合适的土壤里，生根发芽儿，半个月要上肥料了，俺爹总偷偷地把库中存放的化

肥尿素多用在玉米田里，喂足玉米多打粮。外队的玉米总不如俺队的玉米棒子大粒子多成色好，都说二队的玉米棒槌粗。听着村里的人夸着，俺爹偷着乐，社员们偷偷笑。

玉米绿油油拔节长到一人高了，开花结穗吐缨，玉米田成了我们童年的乐园。玉米姐带着穗子、粒粒、领粮和我一起钻进地里，找地里一种野生的小甜瓜吃，甜甜的。若是饥渴难耐了，再找一些嫩玉米吃，满嘴流淌的玉米汁，解渴解饿。

“秋凉天，收割地，秋色接山坡，田上玉米黄。”天凉了，玉米的叶子黄了，棒子的外皮白了，顶部露出了黄灿灿的整齐的玉米粒，夏玉米要上场了。人们的情绪也在飞快疯长，摩拳擦掌就为了这一时。收玉米的日子，就意味着能吃上大玉米饼子。队里有个不成文的习惯，忙秋季节队里管饭，男女劳力、大人小孩全上阵进地里收玉米，坡上坡下人欢马叫，男劳力一人割四行玉米，玉米棵整齐放好。妇女一人一行仔仔细细掰玉米棒子，一堆堆放好。

玉米姐姐领我们这些小伙伴收拾散落的棒子归堆，妇女三三两两开着玩笑，不时传来一阵阵银铃般的笑声，在空旷的秋天的田野里扩散。快到中午点了，人们的活慢了下来，直起腰来不停地看着乡土小路的尽头，等待着二奶奶和刘会计的出现。俺爹也直起腰，干咳几声擦把汗，看着一堆堆玉米，满意吆喝一声：地头歇一会儿，等着吃饭。

生产队三十几个家庭妇女伙食做得最好的是二奶奶，烩了一手好玉米饼子，那是一个绝活，色香形味火候恰到好处。人们传说，二奶奶在家烩饼子，灶下细火慢烧，铁锅水花翻滚，双手合好玉米面，啪，饼子稳稳贴在热锅上，一圈十个饼子一气呵成。盖上盖子，大火添柴，锅里热气吱吱冒，香味四溢。玉米饼子的香味在大街小巷弥漫，人们就知道二奶奶在烩饼子了。

农忙时队里中午在坡里吃饭，二奶奶就成了队里兼职的火头军，专门烩饼子保障干活的人们吃上饭。闻到了玉米大饼子的香味，二奶奶和刘会计也就到了地头。这几日，干活的人可以尽情地享受这乡间玉米饼子的美味。

过去老家人都说，秋天的玉米，一片金黄。现在的北乡老家，玉米种得少了，玉米饼子是个稀罕的面食了。如今回想玉米饼子，我又闻到了儿时那黄灿灿的玉米饼子味。

我家有个哭夜郎

刘甲凡

那年我7岁。有一天，爷爷带我和哥哥去村东的小杂货店，远远望见一群人围着小店门前的大柳树在指指划划。到了近前，只见树上贴着一张四方方的红纸，上面用毛笔写着几行字。爷爷告诉我俩，这叫“止哭帖”，那几行字是“天皇皇，地皇皇，我家有个哭夜郎，过路的君子念三遍，一觉睡到大天亮”。

听爷爷和那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论讲，说是有的孩子打出生就哭闹不止，那是因其天性乖张，感到“落脚地”不遂自己的心愿，便用哭闹来发泄满腹委屈。这种情况下，要找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辈人，用大红纸写几张“止哭帖”，贴在村口路边的大树上，念叨的人越多，就越能达到安神定魄的效果。他们还说如果是个女孩，“止哭帖”就要写成“天乎乎，地乎乎，我家有个哭夜女。过路的君子念三遍，一觉睡到太阳出。”

那些年，“止哭帖”不光可以在村头大树上见到，还流传一个版本可以在炕头上念叨：“天皇皇，地皇皇，我家有个哭夜郎。外头麻虎（狼）嗷嗷叫，炕上儿郎不开腔。”

小时候，只是听妈妈说“麻虎”就是老狼。长大后才知道，那是因为老狼大多在黄昏时才会出现在村子周边，而乡下人习惯把黄昏时分说成“模糊脸那会”。此时不管看什么东西都是模模糊糊，即便怀疑是一头狼站在村头却看不清楚，但也不敢靠近了看。久而久之，就把老狼叫成“模糊脸”。再后来，又讹变成“麻虎脸”或“麻虎”了。

我对“止哭帖”历来当热闹看，可说起来也是笑话，阴差阳错我居然也贴过一回。我闺女是1979年农历五月出生，是个十分安静的好孩子，只要吃饱了奶，整天不哭也不闹。可到了她4个多月

的当口，不知什么原因，突然间整日整夜哭闹不止，怎么也哄不好。到村里“赤脚医生”那里量了体温，很正常。我和媳妇又带她到公社医院做了抽血化验，也没查出什么毛病。可就这么一直哭闹不止，把嗓子都哭哑了。实在让她折腾得急了，我就想起了写“止哭帖”试试看，于是找来毛笔和墨汁，让我哥哥帮着写了几张“止哭帖”。

“止哭帖”是贴出去了，可一点作用也没有，闺女照样哭闹不休。又被她折腾了一天一夜，闺女突然间既不哭也不闹了，又恢复了之前安安静静状态。我和媳妇高兴得不得了，但说不出这是怎么回事，难道是“止哭帖”显灵了？等到早晨给孩子洗脸的当口，我媳妇突然发现从孩子的耳朵里流出脓液来。仔细一看才恍然大悟：原来孩子耳朵眼里长了个火疔子，在外边不仔细看不到，孩子痛得受不了，不哭才怪呢！只可惜孩子不会说话，白白在剧痛中折腾了三四天。

另外，早年农村孩子哭闹的原因也可能是“脚伤”。那时候，农村的火炕上都是铺着用高粱秸秆和篾片编织的炕席。因为农村活儿多，家长们整天忙里忙外，没有多少时间照顾孩子，孩子整天躺在炕上，醒着的时候只能在炕席上乱踢乱蹬。炕席铺的年头多了就有破损的地方，一个不凑巧，尖利的炕席篾子就扎进了孩子的脚上。孩子不停地踢蹬腿，一碰到受伤的部位就疼痛不已，自然也哭闹不止了。

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带孩子的家长都关注到了这一点。孩子一旦没来由地哭闹不止，都会脱光其衣服从头到脚仔仔细细检查一遍，至于“止哭帖”啥的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怀故人

于大娘

郁蔚

当年，家住芝罘区三马路中段时，道北有十多户老邻居。这段东西走向的街道，中间有一条南向的死胡同，我们称此为西胡同。胡同北头东面有一个大院，住着六十多岁的于大娘一家。于大娘丈夫早年去世，她带着四个半大不小男孩过日子，生活艰难啊！但，她硬是挺过来了。

于大娘在东郊农村种了二亩地养家糊口，经常带着孩子前往田间。夏秋收获季节，是她家的大忙时节，她的大儿子推着独轮二把手车子，把麦地、地瓜地、苞米地、小菜园的收获拉回家。二儿子是个残障人员，她与三儿子、四儿子也会肩背或挑一些回家，一起脱粒晾晒，家里的院子成了谷场院。

于大娘家南屋有间小磨坊。推磨是很累的活计，各种粮食磨成粉要推三遍，头遍轻快，仅是初渣块；二遍推起来稍沉，将筛出的二遍渣从磨眼倒进去再推；最累的是第三遍，双人抱着磨棍艰难行进。我常去他家帮着推第三遍。地面磨道被我们踏出乌黑的凹沟。于大娘从磨盘下扫出渣粉，在旁边的簸箕里筛出粉，贴一锅片片，就着大葱，特别下饭。有限的麦粉，只能等过年时，做大饽饽用了。

于大娘经常一锅煮出缸豆面或地瓜面条，连水带汤倒在大泥盆里，我们围蹲在泥盆四周，用大木勺舀进砂碗，噗噜噗噜喝着面条汤，满头大汗。我们这帮孩子早早喝饱，牵着手一起外出玩耍。于大娘一边抹着汗水，一边露出满意的笑脸。

于大娘还是个女郎中，谁家有人头疼脑热，她就用缝衣针在火苗里消毒，一针就见效。有一家媳妇生了孩子不出奶，她给了一个偏方，服上后第三天奶水饱满。还有一家媳妇孩子需要断奶，她也给出一个偏方，奶立即断了，母子平安。谁家媳妇坐月子，她都前去照料指导。她行医有效，大家特别感谢，纷纷送礼，但她坚决不收：“邻居邻居，一家有难，大家帮扶！”

有一个单身老大爷，年老去世，她到现场为老人穿上寿衣送终。有的孩子衣服破了，她拉到家中，找出自己的针线盒，就着剪好的小布头给补缝上，孩子蹦蹦跳跳回家告诉家人：“于奶奶真好！”

于大娘就是这样一位与人为善、艰辛劳苦的农家妇人，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。她已远离我70多年，可我今天至今不忘她慈祥的面容和辛劳的身影。